

欧元再次令欧洲气氛紧张

汇率在哪个位置才是“正确的”？1欧元兑换1.10美元？1.20美元？1.30美元？还是当前的1.36美元？

据奥地利《新闻报》近日报道，欧元再次令欧洲气氛紧张。匈牙利央行行长毛托尔奇·捷尔吉近日的一番演讲引起了关注。他说，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将1欧元兑换1.10美元设定为理想的目标汇率。

捷尔吉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欧洲央行采取引发通胀的温和货币政策。他说，在另一个方向上，1欧元兑换1.60美元是人们能够



承受的上限，“在欧元区国家中只有德国能适应这一汇率”。他说，欧元汇率只要超过1欧元兑换1.30美元，南欧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便不再具有竞争力。这个匈牙利人建议欧洲央

行将通胀率目标从2%提高到4%。

报道称，欧洲央行随后立即否认德拉吉曾为欧元汇率设定如此具体的目标。在欧洲央行内部，“鸽派”和“鹰派”之间，或者说法国和德国之间早就存在争执。前者偏爱弱势欧元，后者则欲推行硬货币的政策。

不过，最近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欧元这种统一货币会限制民族国家的回旋余地，妨碍调整过程。换言之，欧元有可能对德国和奥地利来说太弱势，与此同时却对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而言太强。

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欧洲央行究竟还有没有能力操纵欧元汇率下行——就算它将这作为目标？欧元升值并非因为欧洲的货币政策在收紧。恰恰相反，欧洲央行不久前将指导利率下调到了创纪录的低点。但欧洲在这方面走的没有美国和日本那么远。在日美，通胀目前几乎被抬高到国家政策的高度。这令欧元显得相对强势。

任教于德国齐柏林大学的迪尔克·贝克尔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量化宽松是美国打压远东竞争对手的策略，”这位学者说。

爱尔兰将成欧债危机首个告别IMF救助的受援国

爱尔兰上周日成为欧债危机受援国中第一个告别IMF救助的脱困者，爱尔兰经济能迅速从欧债危机深度衰退中复苏，创新型企业的贡献功不可没。

Joe Hogan 充满奇思妙想，他创立的企业 Openet 位居爱尔兰专利申请数榜首，本人却宁愿在公开场合保持低调。当本报记者12月6日在他偏居都柏林郊区的公司总部见到他时，他解释说公司名声太响从管理角度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重要的是，他已经获得这个领域全球最主要参与者的广泛认可。

简单而言，Openet 的主要业务是提供控制流量和向用户收费的技术，很多移动终端都会用到该公司的软件。令人惊奇的是，只用了14年时间，这家公司就从无到有将业务做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客户名单上尽是沃达丰、AT&T 这样的巨头；当初从风投手里拿到的6000万美元，迄今已产出7个亿，而爱尔兰经济过去几年因债务危机遭受重创，看上去对这个本土 ICT 企业的迅速崛起也毫无发无伤。

Joe Hogan 坦言，他从没考虑过要把业务重心放到其它地方去，“爱

尔兰的企业支持环境非常好，我在世界各地都开设过分支，或者派出代表，与其它地方相比，爱尔兰虽小，但政府运作效率很高，开设企业非常灵活高效，这不光是对爱尔兰本土企业而言，如果有中国企业想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一旦进来就会发现我所言不虚。”他说。

他并不怎么关心爱尔兰12月15日退出紧急救援的事儿，对他来说，政府政策保持对于外资持续的吸引力以及 ICT 行业的优势氛围更为重要。

爱尔兰是众多美国科技公司诸如 Google、LinkedIn、Twitter、Facebook 等的欧洲总部所在地，Intel、IBM 等在当地的研发中心更是颇具规模。实际上，长期以来，美国都是爱尔兰的第一大海外投资来源地，这其中原因，既有爱尔兰与美国之间的移民历史渊源，也有爱尔兰独特的企业税收政策和产业集聚效应带来的吸引力。

从1990年代中期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爱尔兰经济在十多年间持续高速增长，因而获得“凯尔特虎”的称号。2010年底，为了挽救本国濒临崩溃的银行系统，爱尔兰接受了欧

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提供的850亿欧元紧急救助计划。

不过即便欧债危机爆发，美国对爱尔兰的投资亦未削减，美国商会今年10月的统计报告显示，2008至2012年期间，美国公司在爱尔兰总投资1295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此前58年投资总额，爱尔兰是2012年美国第四大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吸引美资超过中国。

据爱尔兰投资发展局中国战略主管 Eileen Sharpe 介绍，爱尔兰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科研实力、12.5%的公司税率以及语言优势等对外国公司有巨大吸引力，目前共有1200家外国公司投资于爱尔兰，雇员15万人，都柏林已成为跨国公司的聚集地并形成了 ICT、医药、金融等领域的优势，这进一步吸引了其它公司进驻。

《福布斯》杂志近日公布2013年全球最适宜经商国家和地区排行榜，爱尔兰排名第一，新西兰和香港分别排在第二、三位。

12月15日，爱尔兰将完成救助计划，先于葡萄牙、希腊和塞浦路斯成为第一个摆脱受援助地位的国家，爱尔兰选择不受附带条件约束，“干

净退出”三年纾困，并计划于明年初重返国际债券市场。

随着爱尔兰顺利退出救助计划，反对出售国有资产的呼声也在提高，上月底都柏林出售国家天然气公司 BEG 的计划就意外流产，因为几个外国竞标者的投标额与预期的14亿欧元差距较大，更强化了反对私有化者的反感。

爱尔兰就业、企业与创新部长 Richard Bruton 说，如果爱尔兰想要从过去的错误中走出并敏捷地拥抱明天的机会，就需要在经济的每个领域依靠创新思维。他呼吁发挥现有的企业研发中心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和行业外资金，将爱尔兰的研发中心建成世界级研究中心。“我们很幸运，拥有全球最雄心勃勃的公司投资爱尔兰开展创新工作，”他说，“我们应该朝着食物链的最顶端前进。”

在 Joe Hogan 看来，这个梦想并非天方夜谭，爱尔兰已经创造了独特的产业和学术紧密结合的研发环境，Openet 跟当地顶尖大学就有很多合作，企业可以根据需求直接提供建议，包括对大学相关专业的内容设置，甚至直接影响课程设计。“这种做法在别的国家很少。”他强调。

欧元区10月贸易顺差达172亿欧元

欧盟统计局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0月未经季节性因素调整的贸易顺差达172亿欧元(约合240亿美元)，高于上年同期的96亿欧元(约合132亿美元)贸易顺差，这得益于出口温和且进口下滑，同时也表明欧元区的竞争力日益提升，但内部需求依然疲软。

数据还显示，欧元区10月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出口环比增长0.2%，进口环比下滑1.2%。

欧盟统计局还公布了欧盟28国的贸易数据，其中，10月份欧盟28个国家贸易顺差达43亿欧元(约合59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的102亿欧元(约合140亿美元)贸易逆差，较今年9月份7亿欧元(约合10亿美元)的逆差也有所改善。

从具体产品来看，前9个月能源产品贸易逆差持续减少，而制造业产品贸易顺差继续增加。同期，欧盟从主要贸易伙伴的商品进口与去年同期相比均出现下降，从土耳其的进口则同比增加4%，从印度进口同比增加1%。

从国别来看，前三季度德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483亿欧元(约合2037亿美元)，是欧盟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随后依次是荷兰、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法国则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逆差国，逆差额达到575亿欧元(约合790亿美元)，随后依次是英国、希腊和西班牙。

未来十年法国会让欧元消失

越来越多的欧元区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形势每况愈下正在动摇欧盟赖以生存的根基。如果欧盟各成员国不能尽快采取共同的有效应对措施，欧元面临生存危险，数亿欧洲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会受到威胁。

但是，面对当前困境，欧盟各国政治家似乎是束手无策。假如欧元区散伙，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黑石集团 CEO 拉里·芬克(Larry Fink)近日表示，如果法国不继续推进经济改革，欧元可能在未来10年中消失。

Fink 在纽约时报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表达了对法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并提及法国近期遭标普(Standard & Poor's)下调评级一事。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上周五宣布将法国主权债信用评级由 AA+ 下调至 AA，同时将法国主权债信用评级展望由负面上调至稳定。

标普指出，法国的高失业率环境弱化了财政举措和结构性政策行动的效果，法国政府宏观经济改革举措将难以持续提振该国经济在中期内的增长前景。

Fink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假如法国、德国经济表现不够强劲，

我认为欧元可能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不复存在。欧元能否继续存在将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经济能否强劲，但法国的竞争力正日益恶化。”

Fink 还表示，他希望美联储(FED)最早于12月缩减量化宽松措施(QE)，他同时预计，新兴市场股市可能在近期下滑12%-15%。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发布的报告显示，10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0.4万，高于彭博调查的预期中值12万人。强于预期的非农数据引发外界猜测美联储可能会提前缩减QE。

但据彭博对32位经济学家在11月8日调查得出的预期中值，美联储决策官员可能会在3月18-19日的会议把每个月购债金额从目前的850亿美元减至700亿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明肖此前撰文称，法国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此书名为《欧洲梦的终结》(La Fin du Rêve Européen)，是由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和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主席弗朗索瓦·埃斯堡(Francois Heisbourg)撰写的。

埃斯堡在书中表示，情况已变得如此棘手，以至于挽救欧盟(EU)的唯

一办法就是放弃欧元。

作为一名极力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士，埃斯堡担心，此次欧元区危机可能毁灭欧盟——他认为欧盟的价值要远高于欧元区这个运转不良的货币联盟。

他表示，英国退出欧盟可能会成为欧盟解体的潜在触发器。我并不赞成他的结论，但他的分析很到位。长远而言，考虑到欧盟的法律条约及其渐进式的危机解决策略，它与一个运转正常的货币联盟是不兼容的。

欧元区化解这场危机的方式——既不诉诸于债务减免、转移支付，也不诉诸于由各国共同承担的债务工具，而只是依靠财政调整——已经造就了一场通缩式债务危机，而且这场危机毫无结束的迹象。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强大中央决策权的政治联盟。然而，欧盟的机构是基于一种“社团主义思维”创建的，它们的任务是解决贸易冲突或竞争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问题。

埃斯堡教授观点的核心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选民们将此次危机归咎于“大欧洲”，他们不愿把更多权力转移给中央。然而，要想化

解危机，就必须进行这种转移。

这完全正确，但我不觉得，放弃欧元就能解决问题。我认为，埃斯堡教授低估了欧元区解体将会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动荡(这些动荡将不止出现在欧洲)，即便这种解体真能得到很好的管控。

埃斯堡教授对“无欧元”欧盟所抱的热情也令我不解。没有了单一货币，欧盟将变得死气沉沉，与1998年(欧元正式推出)时大相径庭。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将走入死胡同。没有了单一货币，欧盟单一市场也将倒退。此外，鉴于等待入盟的国家只剩下那么多，欧盟扩大进程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英国留在欧盟或者退出欧盟，它多半都与欧元无关。

我曾提出相反的行动路线：先要认识到，欧元区已是欧洲一体化的真正核心，然后从这个认识出发修订相关条约，目标是将欧盟改造为一个适于管理复杂货币联盟的组织。这种政治联盟需要建立一个框架：解决现有债务，为未来债务创建一种能让各国共同承担责任的工具，建立紧紧锚定于中央政治层面的银行业联盟，以及进行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

我认可埃斯堡教授的如下观点：



如果选民们无限期地拒绝接受这些条约的修订，那么这条行动路线将是不现实的。如果是那样，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欧元区在劫难逃。但尚不清楚的是，如果目前的局面正让欧元区陷入长期通缩和低增长，选民们是否还会无限期地选择这么做。

政治就是选择。无法做出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在那种情况下，危机将继续，我们将步入埃斯堡教授描绘的噩梦般的场景：欧洲选民背弃欧洲。那将是欧盟和欧元的末日。

在我们正在讨论和考虑的选择中，我认为有两个是不切实际的。第一个是企图通过沟通政策来化解危机——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比如我们建立了一个银行业联盟，但又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共同责任，又比如我们不断声明这场危机已经结束或欧元区正在复苏。第二种不切实际的选择恐怕是回到1998年、重新开始。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对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感到绝望。如果我们真的放弃了，那么我们剩下的选择将变得少得令人沮丧。